

我和葛榮交往的一些回憶

Pat Jayatilaka（斯里蘭卡） / 南傳佛教叢書編譯組譯

我認識葛榮差不多四十年。當時他是一位很害羞及偏向於低調的年青人。他以前經常到訪我們的家，並向我的丈夫徵詢意見去澄清某些佛法上的觀點。他和我的兩個當時還是十歲以下的孩子成為朋友。他說的故事生動有趣，同時有能吸引小孩們喜歡的態度。我的兩個女兒越來越喜歡他。我看著葛榮在歲月中遂漸成熟及在修行上的發展直至他最終成為“超凡人物”。能見證這個過程令我感到既謙卑也榮幸。

在三十七歲那年我成為一個寡婦。在那段危難及混亂的日子裏，葛榮總在我身旁給予援助。面對任何事情他的表現永遠是正如一位紳士般謙恭、和藹及彬彬有禮。在我需要幫助的時刻，他永遠在我身邊。他從沒有辜負我對他的信賴，這令我對他深感欽敬。

在很多同事們的詫異之下，葛榮辭去圖書館管理員的職務而遷到 Nilambe 的禪修中心居住。他的朋友們對這輕率的決定感到失望，因為這意味著他會失去得到一筆退休金的機會。雖然沒有任何財政上的保障，葛榮踏出了那勇敢的一步。他便是那種在每一刻也活在當下，對物質的保障不感興趣的人。

在移居 Nilambe 之前，葛榮在圖書館給同事設了一個告別會。當時我表示願意將雪糕放在我的冰箱及在到時送去。後來我發覺在那段時間我不能用我的汽車，所以須要早些送去。不能遵守諾言令我頗難過。後來我見到他的時候，我問他的客人如何處理那些雪糕時，他笑著說：“一切很順利。客人們用匙羹去喝光了雪糕。”他有令人驚嘆的幽默感，他懂得適度地運用這質素去抵消別人的負面感受。

幾年前，在德國乘火車的時候，葛榮遺失了他的護照及全部旅行證件。他被困在一個陌生國家的火車站內。我問他當時他有甚麼感想。在慣常稍長的停頓及沉思後，他說：“我在想，人能夠偷去你所有的物質財產，但他們不能夠偷去你的心。”這個答覆引起我萬分興趣，所以我問他當時他有甚麼感受。他說他當時覺得平靜及安詳。

源自於我個人經驗的判斷，我問葛榮他會不會有時希望可以獨自留在家裏。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，是因為他無論何時總是在馬不停蹄地去迎合別人的要求。我感到他是在被煩擾。他的回答是：任何時候他所身處的地方，那地方是家。他給我解釋無界限這個見解。他說當人有“家內”及“家外”這樣的想法時，他們在家及甚麼不是家之間製造了一個界限。同樣地他們在我的種族及其他的種族，我的宗教及其他的宗教，我的國家及其他的國家等等之間建立界限。當心沒有界限的時候那便沒有問題。

再伸展無界限這個見解，葛榮談及無界限的愛，崇高的德行，慈愛心。我們在四週所見的通常是有界限的愛，即是對子女，配偶，朋友，國家等等的愛。慈愛心是一視同仁地愛所有眾生，沒有界限。

有一次我問葛榮，為甚麼慈愛心的修習是由對自己開始的，但佛陀所教導的核心卻是無我。他的解釋令我驚訝但說服了我。他說：“祇當你有某些東西時你才能給別人這些東西。如果你心內有愛，你便能給別人愛；如果你憎恨自己，你便祇能憎恨別人。學習培育內在的愛，如實地接受自己，原諒自己，不要對自己太苛刻，要善待自己。如果你能這樣對待自己，你便能也這樣地對待別人。因此，慈愛心的修習須由對自己開始。”

有一次我生了病而且痛得很厲害。很多朋友到來慰問我。出自於對我的關心，他們善意地提議各種各樣的方法去令我的病復元。有些說是因為我的星運很差，有些說是因為邪眼，有些說我著了魔所以我需要採取補救措施。另外一些說是因為我的惡業所以我需要做些功德。我的基督教朋友說上帝在考驗我，或因為我以往的罪惡在懲罰我，所以我應該祈禱及請求寬恕。當葛榮探訪我的時候，他說：“與痛楚同在，和它交個朋友，給它空間，不要讓心捲入身體上的痛楚。讓它是“那痛楚”而不是“我的痛楚”，那樣你會覺得它是可以忍受的。”我聽從他的意見，這方法有效而那痛楚確是可忍受的。

有段時期，我們有一位在社會上備受崇高尊敬的親密朋友，但他沒公開的不道德行為令我無比震驚。這令我難於接受。當我和葛榮討論這個問題時，他告訴我這不是他(那位朋友)的問題而是我的問題，是因為在我的心裏為別人建立了一個形象，認為別人的行為應該是怎樣的，這令我覺得別人的行為表現應按照我的預期。當我的預期沒有被實現時，我便會失望及不開心。“這便是問題的所在處，是你給自己製造了問題。想像他也是受人類弱點的支配，就正如你自己一樣。原諒他及忘了這事。”這便是葛榮對這件事的勸告。他也常常告訴我：“不要對自己那麼認真，學習去取笑自己。”

葛榮從不談及自己也不談論別人。他總是關心別人。譬喻來說，當任何人有需要的時候，他總是在那裏讓你伏在他的肩膊哭一場。他聆聽過很多人的告悔及私隱，但他從未有使人失望。他解決衝突的方法總令我深感興趣。他說得很少但他的身體言語解決了大多數問題。他從沒戴老花眼鏡，身邊從不帶紙或筆，也從沒有一張記下要做的事的清單；然而他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他的腦子記下所有的事情。

在參與集體討論時葛榮從不會堅持自己的觀點，他會聽、觀察及偶然會微笑。令我驚訝的是他能夠保持沉默，而不去表露他自己的意見；不像我，覺得必須要把我的想法說出來才可以。

我很高興及感恩有機會認識葛榮，一個法的化身。他依法而活，教導的便是他所行持的；行持的便是他所教導的。他的生活方式是沒有內在及外在之分。他正是如別人所理解他一樣，他是透明的。

我們對葛榮表示敬意的最好方式，就是銘記他的優秀質素，並仿效他的榜樣，另再樹立一個榜樣給別人。